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許燄輝 主編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三 編 第十八冊

圓融內外 綜貫梵唐

——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程邦雄、尉遲治平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許 鎔 輝 主編

第 18 冊

圓融內外 綜貫梵唐

——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程邦雄・尉遲治平 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圓融內外 綜貫梵唐——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程邦雄、尉遲治平主編——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2+294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第18冊）

ISBN：978-986-322-063-3（精裝）

1. 佛經 2. 漢語 3. 語言學 4. 文集

802.08

101015998

ISBN-978-986-322-063-3



9 789863 220633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063-3

圓融內外 綜貫梵唐

——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作 者 程邦雄、尉遲治平主編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圓融內外 綜貫梵唐
——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程邦雄、尉遲治平 主編

前 言

本書所收的是在武漢召開的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學術論文。

佛學與語言學有著天然的聯繫，佛典的翻譯、流播，對漢語和漢語語言學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漢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對於研讀佛典也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古代印度語言學就十分發達。唐代玄奘大師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述古代印度的教育情況，說：「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這種重視語言學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佛學，佛經中經常可以看到討論文字、語音、語義和語法的內容，並藉以闡發佛理，不懂語言學，也就難明佛理。佛經中往往有「文字品」、「字母品」、「字輪」這樣的篇章，大藏經中專門有「事匯部」、「悉曇部」這樣的部類，其中的內容，從語言學家的眼光看，就是佛典中的語言學，是佛典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東漢直到宋代，翻梵為漢的佛經翻譯事業，綿延千年，匯為巨帙，結集為漢文大藏經，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浩大工程，是中印文化奉獻給人類文明的瑰寶，是人類翻譯史上一次偉大的壯舉。譯經大師在佛經翻譯的實踐中也總結出了豐富的翻譯方法、原則和理論，寫進了漢文佛經中，成為翻譯學和翻譯學史的寶貴遺產。這也是漢文佛典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歸元寺方丈釋隆印致歡迎辭



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合影



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合影

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

五祖寺菩提樹下部分與會代表合影





目

次

前 圖

前 言 尉遲治平..... 1

從佛典譯音看輕唇音與舌上音問題

施向東（南開大學 漢語言文化學院）..... 5

《可洪音義》音切的內容、性質及其作用

萬獻初（武漢大學 古籍研究所）..... 15

行琳對音之聲母系統初探

廖湘美（中央大學 中文系）..... 33

說「住」的「站立」義

汪維輝（浙江大學 漢語史研究中心）..... 47

「回乾就濕」源流考

徐時儀（上海師範大學 古籍研究所）..... 55

佛經音義與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研究

韓小荊（湖北大學 文學院）..... 69

佛教詞語在越南語中的地位及其特點

阮氏玉華（越南河內國家大學 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系）... 77

漢魏六朝漢譯佛經中帶語氣副詞的測度問句

盧烈紅（武漢大學 文學院）..... 85

姚秦譯經正反問句研究

王玥雯（武漢大學 文學院）..... 103

梵漢對勘《撰集百緣經》表示複數的第一、二人稱代詞——兼論漢譯本《撰集百緣經》的翻譯年代	
陳秀蘭（西南科技大學 文學院）	119
《洛陽伽藍記》的心理活動動詞	
蕭紅（武漢大學 文學院）	131
東漢佛經中的「X+是」	
席嘉（武漢大學 文學院）	147
《傳心法要》多重構詞探究	
周碧香（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159
六朝佛典和本土傳世文獻中受事話題句比較研究	
袁健惠（煙臺大學 中文系；北京大學 中文系 國學院）	181
《法華經音訓》與漢字異體字研究	
梁曉虹（南山大學 日本）	201
正字兼異體字生成過程研究——以《藏經音義隨函錄》收錄字為分析對象	
李圭甲（延世大學 中文系）	
金殷嬉（延世大學 人文學研究院）	225
梵文根本字玄應譯音傳本考	
尉遲治平（華中科技大學 國學研究院）	237
關於《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尾反切音注與譯場列位名單的一點考察——以日藏西國寺本、西大寺本與敦煌本比較為中心	
李香（暨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	249
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中的「說文」	
黃仁瑄（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語言研究所 國學院漢語史研究中心）	265
八不中道的語言觀	
釋隆印（歸元禪寺）	277
試以《法華經》立喻窺探佛陀的教育之道	
釋依正（武昌佛學院）	285

前 言

本書所收的是在武漢召開的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學術論文。

佛學與語言學有著天然的聯繫，佛典的翻譯、流播，對漢語和漢語語言學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漢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對於研讀佛典也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古代印度語言學就十分發達。唐代玄奘大師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述古代印度的教育情況，說：「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這種重視語言學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佛學，佛經中經常可以看到討論文字、語音、語義和語法的內容，並藉以闡發佛理，不懂語言學，也就難明佛理。佛經中往往有「文字品」、「字母品」、「字輪」這樣的篇章，大藏經中專門有「事匯部」、「悉曇部」這樣的部類，其中的內容，從語言學家的眼光看，就是佛典中的語言學，是佛典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東漢直到宋代，翻梵為漢的佛經翻譯事業，綿延千年，匯為巨帙，結集為漢文大藏經，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浩大工程，是中印文化奉獻給人類文明的瑰寶，是人類翻譯史上一次偉大的壯舉。譯經大師在佛經翻譯的實踐中也總結出了豐富的翻譯方法、原則和理論，寫進了漢文佛經中，成為翻譯學和翻譯學史的寶貴遺產。這也是漢文佛典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中國的僧眾要研讀佛經原典，要將梵文完美地譯成漢文，必須對這兩種不同體系的語言進行比較，觀察分析梵漢語音系統、語法結構、語義詞彙和語用表達各個方面的差異、對應關係及其轉換規則。這或許是人類最早的對比語言學實踐活動之一。他們也把自己的心得體會寫入佛經，大部分都保存在悉曇著作之中，是我們研究古代漢語的珍貴資料。

特別要指出的是，梵僧傳入中國的聲明之學尤其對漢語音韻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印度人分析梵文的理論和方法，被中國人移植到對漢語的分析中，催生了漢語等韻學。不少學者認為漢語等韻圖的體制、等韻學的術語，甚至反切的發明，其契機都在於此。

佛典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古代漢語的發展演變。佛教詞語大批進入漢語，有的已經成為漢語的基本詞彙，以致一般人已經完全覺察不到這些詞語的外來色彩。研究這些詞彙的語源和歷史發展，是離不開漢文佛典的。

漢文佛經的翻譯語體，也對古代漢語的語法結構產生了一定影響。學術界原來對這一點認識不足，很少關注，今年纔有學者開始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研究。在漢語語法史的研究中，一個語法成分何時產生，一個詞語語法化何時完成，往往見仁見智，難以定奪。現在有學者開始將漢文佛經與梵文原本進行比較，利用梵文來判斷漢語詞語的語法意義。這是漢文佛典在漢語語法史研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作用。

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中，漢文佛典更是有其特殊的無可取代的作用。千百年來，研究古代漢語語音的工作祇是進行音類的劃分，卻無法說明音值，因為漢字不能直接標示讀音，學者沒有可資利用的材料。直到上個世紀初，這個千年難題才找到解決的途徑。一個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引入的歷史比較法，一個就是利用漢文佛典中保留的梵漢對音。古代譯經師翻梵為漢，有時由於種種原因不能意譯而採取音譯，並規定了什麼情況必須音譯的原則，總結出音譯的各種方法，訂立嚴格的對音條例，以保證按照漢字誦讀能準確地發出梵文的正確讀音。這樣我們今天就可以根據梵文反過來還原漢字在當時的讀音。對音還原法和歷史比較法不同，歷史比較法是利用後代的漢語方言逆向構擬可能的讀音，對音還原法是利用同時的對音橫向還原真實的讀音。漢文佛典中保存的梵漢對音的語料非常豐富，特別是梵咒，字數多，對音準確，是進行漢語語音史研究

的寶藏。

同樣，漢語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和語法學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們釋讀研討漢文佛典的的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

漢文佛典是漢語史研究的寶貴資糧，漢語文字音韻訓詁學又是研讀漢文佛典的有力工具，所以，無論是語言學界還是佛學界，都有不少有識之士利用漢文佛典研究漢語史，或者利用漢語語言學研究漢文佛典，但他們之間缺乏溝通，沒有一個可供交流研究成果共享資源的平臺。

2002年，由竺家寧教授發起，在臺灣嘉義的中正大學舉辦了第一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學術研討會，使學術界、佛學界有了共識，深深體會到中古漢語研究在佛經研究上的重要意義，推動了相關研究的迅速發展。2004年，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學術研討會在長沙的湖南師範大學舉行，開啓了兩岸輪流主辦該項學術活動的契機。2008年，臺灣政治大學與法鼓佛教學院共同舉辦了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始了大學和佛教團體合作舉辦學術會議的新局面。2009年，北京大學和寧波香山教寺、大渡網在寧波舉辦漢譯佛典語法研究學術討論會暨第四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學術研討會，會議還獲得了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和世界佛教論壇的支持。在這次會議上，華中科技大學程邦雄教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盛邀各位專家和大德高僧2010年到武漢出席第五屆研討會。

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1年10月29～11月1日在華中名剎歸元禪寺舉行。會議由華中科技大學和武漢大學主辦，黃岡師範學院協辦，武漢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武漢市佛教協會、漢陽歸元禪寺、武昌寶通禪寺、武漢歸元大覺賓舍和武漢歸元正藏圖書館爲會議的圓滿成功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特別的支持。會議期間，大會代表還專程前往中國禪宗的發祥地黃梅五祖寺參觀禮拜。

本屆會議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藏經研究所、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等國內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水準論文四十餘篇，內容幾乎涵蓋了文字、語音、詞彙、語法等漢文佛典語言的所有領域。五十餘位專家學者歡聚一堂，切磋學術，交流心得，展示了佛典語言研究的新成果、新進展。

我們要感謝武漢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武漢市佛教協會、歸元禪寺方丈隆印大師、歸元正藏圖書館館長周致嘉女士、武漢佛教協會張躍生副會長、蔡賢舉秘書長，還要感謝華南理工大學程邦雄教授、武漢大學盧烈紅教授、趙世舉教授和黃崗師範學院陳淑梅教授，最後我們還要特別感謝華南理工大學黃仁瑄博士，他為會議的籌辦和論文集的編輯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千年存梵唱，古刹有希音。佛法東被，與漢土語言竟結下如許善緣，成就了漢文佛典語言學這株中華文化之奇葩。我們以這本論文集作為一瓣心香，願漢文佛典語言學根深葉茂，春華秋實，為煌煌中華文化做出貢獻。

尉遲治平 2012年5月8日

從佛典譯音看輕唇音與舌上音問題

施向東

(南開大學 漢語言文化學院)

摘 要

輕唇音與舌上音問題是漢語語音史上兩個重要的問題，此前有學者對漢語中這兩類聲母輔音產生的時代估計過晚。本文根據梵漢對音的材料，論證了舌上音知組聲母在兩晉南北朝已經產生，而輕重唇音的分化在唐初已經發生了，並且濁音的分化可能要走在前面一些。奉紐的音值是 v ，已經非常清楚。

關鍵詞：佛典譯音；輕唇音；舌上音

輕唇音與舌上音問題是漢語語音史上兩個重要的問題。清儒錢大昕首先提出「古無輕唇音」和「古無舌上音」的觀點，認為在漢語上古音中沒有輕唇音「非敷奉微」和舌上音「知澈澄娘」這八個聲母。錢大昕的看法得到學界一致的肯定。但是，輕唇音和舌上音是何時出現的？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卻歧見迭出。

錢大昕認為：「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讀重唇。」〔註1〕換言之，即輕唇音起於漢魏以後。具體是什麼時候呢？他說：「輕唇之名，大約出於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固之，相承至今。」

陳澧《切韻考》以《廣韻》反切上字繫聯聲類，自許為「隋以前雙聲之區域」〔註2〕，所分四十聲類中已有舌上四紐；而輕唇與重唇尚未分〔註3〕。也就是說，隋以前輕唇音尚未產生，而舌上音則已經有了。

高本漢的意見與陳澧大體相似，他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構擬了《廣韻》音系，認為它代表了6世紀（公元500～600年）的語音。這一音系中有舌上音聲母「知 t 澈 t' 澄 d」（但是沒有「娘」。高本漢認為「娘」母是顎化的舌頭音聲母 nj），而沒有輕唇音聲母〔註4〕。

王力認為隋以前輕唇音和舌上音均未產生，隋—中唐音系中有舌上音「t 知 t' 澈 d 澄」，根據《晉書音義》，認為它們產生於唐天寶年間〔註5〕。他還將日母n與之配套，而認為「娘母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根據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所用朱翱反切，王力（1985）認定輕唇音產生於晚唐—五代。

本文擬從佛典譯音的角度探討輕唇音和舌上音產生時代和產生方式的問題。

〔註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書店，1989年。

〔註2〕 陳澧《切韻考》，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

〔註3〕 按《切韻考》唇音雖分兩類，卻只是一二四等與三等的不同，不是重唇與輕唇的不同。

〔註4〕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5年，北京。

〔註5〕 這是按王力《漢語語音史》卷上《歷代的音系》第四章《隋—中唐音系》所述。在該書導論的第四章中，王力又認為直到晚唐時代知組才從端組分化出來，變成舌上音。

一、後漢三國時代的梵漢對音表明，三國以前漢語音系中尚未出現輕唇音和舌上音

現存漢譯佛典最早不早於後漢三國時代。攝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婁迦讖、嚴佛調、支曜、康孟祥、曇果、康僧會、支謙、竺律炎等譯經諸公，皆為後漢以下人氏。在他們所譯出的佛典裡，還看不到漢語中輕唇音和舌上音的跡象。俞敏先生的《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已經揭示了這個事實〔註6〕。我們擇要選取一些例子，並且將出處詳細引述如下：

梵 文	漢 譯	譯 者	經 名
śāriputra	舍利弗	支婁迦讖	道行般若經
pūrva-videha	弗于逮	支婁迦讖	佛說兜沙經
puṇḍarīka	分陀利（華）	支婁迦讖	阿閼佛國經
jambudvīpa	閻浮	支婁迦讖	雜譬喻經
brahmayu	梵摩渝	支謙	梵摩渝經
pūrṇa	富那（長者）	支謙	撰集百緣經
mucilinda	文隣龍	支謙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puṣka	沸迦沙王	安世高	佛說處處經
śākyamuni	釋迦文	竺大力、康孟詳	修行本起經

上述漢譯文字中「弗、分、浮、梵、富、沸、文」後世讀作輕唇音的，在這裡都對譯雙唇輔音 p、b、m，與重唇音的字並沒有區別。如 puṇḍarīka，安世高譯《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亦作「奔陀利」；śākyamuni，支謙《撰集百緣經》亦作「釋迦牟尼」。

梵 文	漢 譯	譯 者	經 名
śāṭaka	舍勒	安世高	迦葉結經
sphaṭika	頗梨／玻梨	康僧鎧	佛說無量壽經
caṇḍāla	梅陀羅	竺律炎、支謙	摩登伽經
kaṇṭhaka	捷德	康僧會	六度集經卷第八
garuḍa	迦樓羅	支謙	撰集百緣經

〔註6〕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北京。

piṇḍola	賓頭盧	竺律炎	佛說三摩竭經
avaivartika	阿惟越致菩薩	支婁迦讖	道行般若經
tiṣya	蛭駛	支謙	撰集百緣經
Sindhu (>hindu)	天竺	支婁迦讖	道行般若經
akaniṣṭha	阿迦膩吒	支婁迦讖	道行般若經
nyagrodha	尼拘類	康僧鎧	佛說無量壽經
pūrṇamaitrāyaṇi	訶耨文陀尼	支謙	佛說慧印三昧經
kapphiṇa	劫賓那	康僧鎧	佛說無量壽經
śikṣāmāṇā	式叉摩那	康僧鎧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

上述涉及 ṭ 組和 t 組輔音的梵詞的漢譯形式，後世讀爲舌頭音和舌上音的糾纏不清，如「德、陀、頭、那、耨」爲端組聲母字，對譯帶輔音 ṭh 、 ḍ 、 ṇ 的音節；「致、蛭、竺、膩、尼」後世爲知組聲母字，對譯帶輔音 t 、 dh 、 n 的音節。可以判斷當時漢語中舌上音聲母尚未形成。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的觀點是可信的。

但是，上述對音表中有一個現象非常發人深省。梵語有些 ṭ 、 ḍ ，漢譯用來母字「勒、梨、羅」對譯。包擬古（1995）、鄭張尚芳（2003）構擬的漢語上古音聲母系統中來母的音值是 r ，它是一個舌尖部位的捲舌音，與 ṭ 組輔音的音色很相似。這個構擬極好地說明了梵漢對音中 ṭ 組對來母字的現象。

二、兩晉南北朝舌上音產生，而輕唇音尚未分化

漢魏之後的兩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正處於漢語上古期向中古期轉變的過渡時期。漢末社會動盪分裂，經過西晉短暫的統一，又陷入南北分裂的格局，中國北方經歷十六國割據、北魏獨大，又分裂爲東魏、西魏、繼之以北齊、北周；南方則經歷東晉、宋、齊、梁、陳的輪替，其間南北方又互相衝突，戰亂不斷。三百年間，漢族和匈奴、鮮卑、羯、氐、羌、柔然等各族在動盪衝突中逐漸融合。民族的融合，帶來語言的巨變。漢語的語音系統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上古音的一些特徵漸漸消退，中古音的特徵逐漸發展，自西晉開始，舌上音在漢語聲母系統中產生，它們與舌頭音的分野逐漸明朗，但是娘母尚未獨立。

南北朝雖然是「韻書蜂出」的時代，但是《切韻》之前的韻書，大都散逸